

“一个情报员是否优秀,要看对手记恨他的程度”(上)

◆ 肖锺

山城是座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,八年抗战中,它为中华民族的独立、自由和尊严,付出了巨大牺牲。而山城人民又是革命的象征,他们在政治高压面前不会选择默默忍受,反而以此起彼伏的斗争反抗,令当局对他们不敢掉以轻心。刚刚结束的“一二·一”运动,还未淡出人们的话题,另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群众运动,又在酝酿中悄露端倪。

郑耀先之所以把心思关注在群众运动上,是因为他知道在每次运动背后,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身影,也只有这样,他才能利用所需条件,达到自己期盼的目的。

五月末,山城各中学掀起反对政府将高中毕业生进行“集训”的斗争。山城市女中全体毕业生发出反对“集训”的呼声,并希望“社会各界舆论支援”。六月二日,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社论指出:“不停止集训,必自食恶果”,表示支持学生反集训斗争。六月九日,山城市一中、市女中、同文中学、文德中学等校发表《告中学同学书》,号召团结起来,反对集训。在社会各界舆论的支援下,由国民党保密局参与并主抓的“集训”计划,被迫流产中断。于是,一场以报复为主的政治阴谋,也就此拉开帷幕。

拘捕过程郑耀先并未参与,他也知道做这种缺德事肯定会折寿,但杨旭东没有选择,他是宁愿折寿也要稳定党国这点得之不易的基业。将一副带血的眼镜交给郑耀先,他愤愤说道:“果然有共产党介入,为了争权夺利,唯恐天下不乱!”

“学生的背景都查过吗?”
“您还别说,个个都有后台,否则也上不起这个学。”

“有没有背景牵扯到军方的?”
“很多,大多是女学生,不是谁家的未婚妻,就是未过门的姨太太。这可倒好,上一代信奉‘三民主义’,而下一代都成了‘布尔什维克’。唉!不知‘三青团’那帮人,天天都在干什么吃?”杨旭东很恼火,也很被动。曾经也是热血青年的他,在会场上被一个女生指着鼻子教训:“你可以抓我,但你阻止不了我的思想,阻止不了中国人民需要民主、自由的决心!我做好了家破人亡的准备,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,就是死后有谁来接替我未竟的事业!”转身迈上高台,她挺起羸弱的胸膛振臂一挥,高声呐喊道:“有谁?!”

他是一位成功的潜伏者,是我党秘密战线优秀的战士,在任务和死亡面前一次次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。数十年的忍辱负重没有磨灭他心中的信仰,维护国家的利益成就了他个人的最高荣誉。

近日,电视剧《风筝》热播,剧中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坚忍和信念得到尽情展现。一月,同名长篇小说《风筝》刚刚出版。本刊获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选载,以饕读者。

血青年的他,在会场上被一个女生指着鼻子教训:“你可以抓我,但你阻止不了我的思想,阻止不了中国人民需要民主、自由的决心!我做好了家破人亡的准备,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,就是死后有谁来接替我未竟的事业!”转身迈上高台,她挺起羸弱的胸膛振臂一挥,高声呐喊道:“有谁?!”

千百万人举起手臂,几百名孤零零的特务,显得是那样单薄、无助。曾几何时,作为热血青年的杨旭东,也曾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,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自由平等流过血、坐过牢。可今天,当年的热血青年,却让同为自由、平等而奔走疾呼的学弟学妹们流了血、送了命,呵呵!真不知是上天在捉弄杨旭东,还是杨旭东调戏了上天。

“干我们这行的,”郑耀先淡淡说道,“心里装着国家就行,老百姓与你无关。”

“六哥,我连自己是人是鬼都快分不清了。”

“呵呵!你这才到哪儿呢?我从干上这行那天起,就认为自己已经死了。没有这个信念,往后的日子,你根本熬不住。”

叹口气,摇摇头,杨旭东苦笑着将话题岔开:“六哥,你这么关心军方背景,是不是怕作



战部队混进了共产党?”

“不错,打仗虽是军队的事情,可对付共产党却是我们的责任,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的疏忽,造成国军在军事上不该有的被动。”

“如果某些人仅是有嫌疑,那临阵换将可是兵家大忌。”

“一查到底!宁肯触犯大忌,也决不能心慈手软,否则被共产党钻了空子,其后果可不仅是兵败如山倒哪!”

“六哥,我明白了,您就吩咐该怎么办吧!”

“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,务必撬开这些共产党嫌犯的嘴巴,然后按图索骥,在一线部队,给我一个地抓!”瞧瞧面部肌肉直哆嗦的杨旭东,郑耀先平静地笑了笑,语重心长地说道,“但是可别过火,别过火……”

不得不说,郑耀先这招实在是过于缺德,被保密局逮捕的二百多名女生中,有些和作战部队并无太大关系,但是架不住严刑拷打和语言暗示,最后纷纷和某些并不相识的军官“挂上了钩”。更有甚者,有些特务出自私人龌龊心理,趁机收敛横财大占便宜,将许多在抗日战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,搅得是乌烟瘴气鸡飞狗跳。

郑耀先对解放区附近的国军倒是情有独

钟,在他的间接授意下,一些素来牢骚满腹的中上级军官相继落马,不是失踪便是“体面”复员。对于保密局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,许多含冤受屈的国军将士义愤填膺,不但联名上书国防部,甚至干脆举着蒋中正的戎装像,跪在南京总统府门前号啕大哭。听者有心闻者泣血,一字一泪请求老总统给他们这些老兵留条生路。

蒋中正坐不住了,马上找来毛齐五和老郑,不容分说先劈头盖脸骂了几个小时,再一询问端由,结果毛病出在杨旭东的特别行动队。可杨旭东呢,他也委屈,当着一脸铁青的毛齐五,指着名单上的几个人问道:“这可都是共产党吧?”

毛齐五点点头,心说:“你就是我活祖宗。”

“她们在被捕前,不但和国军将领攀亲戚,而且私下还和某些军官交往过密。至于他们说什么干什么我不知道,局座,按照规矩,该不该进行调查?”

刹那间,毛齐五想到了自杀。
“哼哼!连屁股上的屎都没擦干净,还好意思叫屈?”

“可见面吃顿饭,总不能说他们就是背叛党国吧?”

“局座,这话谁敢跟委员长去说?”
可怜一个堂堂的保密局副局长,就这样抱着被子难过了半宿。

国民党这边,罗圈架是打不完了,而共产党那边,却突然琢磨过味来。政委陈国华,盯着地图瞧瞧机要室刚刚送来的截获密电,疑惑着向江百韬问道:“老江啊,这不对呀?国民党第A军原来在西北布防,它的军长、参谋长怎么跑到东边被解职啦?而且还是咱突围的主攻方向?”

“是啊!这几个家伙就是想当俘虏,也不至于这么勤快吧?国民党到底想玩什么把戏?”江百韬很是疑惑。

百戏图

图/马得 文/俞律

9. 辛酸的喜剧

《借靴》这出小戏,我在粤剧中看过。主角贾二秀才,在粤剧中谓之丑生,好比京剧里的方巾丑。贾二秀才的身份,在他的唱词中说得很清楚:“之乎者也矣焉哉,喜事却从天上来。饱读诗书十余载,我得闲无事,书柜常开。问本追源查三代,应对如流,我可算天才。”这几句唱把自己吹成一个大儒了。接着又吹自己原来是财主,如今却成了寒酸的穷光蛋。然而他却死要面子。邻村金府是个富户,送来一张红柬,说金八爷六秩开一,请他赴庆寿酒筵。这是喜事,而他自己家里四壁萧条,从头到脚没一件耀眼的衣冠,只好找亲戚朋友去借了。先到东庄去,硬着头皮借到儒巾一顶,但尺寸太大,不合头戴,也只得将就了;又到西庄向舅爷借到一件长衫,却又太短,不合身材,不过这样总比穷光蛋样子好。头上身上凑合着解决了,脚下却没有体面的靴子,有头无尾,到了酒席筵前,只怕被人耻笑。猛想起后村张三员外,有一双新靴子,何不向他借来穿上?救个急。于是兴冲冲来到后村,拜见张三员外,求借新靴。不料张三刻薄成性,一双新靴,从来不曾穿过,就是不肯借。一个要借,喋喋不休,一个不肯,板着脸孔。口舌相争,闹了半天。贾二是央求加恐吓,非借不可。张三实在推脱不开,最后只得勉强借给他。贾二求了半天,终于得手,得意洋洋地赶到了邻村金八家赴筵。谁知人家都已酒醉饭饱,早已散席了。脚上的漂亮新靴没处炫耀,气得七窍生烟,把靴子脱下来当枕头,就在金府大门口躺下来,睡着了。张三把靴子借给贾二,放心不下,一路赶过去观看动静。只见贾三枕靴而卧,便把靴子抢了过来,抱着这双心爱的宝贝靴子回家去了。

就这么一出小戏,把个穷愁潦倒的秀才的窘态表现得淋漓尽致



4. 救援行动初战告捷

面对此情此景,大队长刘金辉出奇地冷静,凭借30余年的现场经验,他作出判断:距早上坍塌已8个小时,岩石应力能量已得到大量释放,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巷道坍塌,但局部岩石坍塌、冒落随时可能发生,只要观察好顶部岩石,就能安全通过。

刘金辉当机立断,作出了“继续前行,随时观测顶板和两帮状况,人员间隔3~5米一字排开,快进快出”的搜救方案,并由他亲自在队伍前面带路,总工程师程良秀负责断后。

在漆黑的巷道中,救援人员头上微弱的矿灯跳动着生命的光芒坚定前行。“咔嚓!轰隆隆!”“小心!停止前进!”在队伍攀行行进40米时,一块一吨多重的石头突然从顶板右侧塌落,扬尘呛得队员一阵咳嗽。

“太危险了!”“迅速观察顶板,待顶板稳定后快速通过。”突发险情让侦察小队行进的脚步暂停下来。

“顶板暂时稳定,迅速通过。”刘金辉仔细观察后命令……

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,侦察人员多次成功躲避冒顶、坍塌险情,前行至巷道约200米处。突然,空气中传来一股淡淡烟味,“这是烟草味,有人发出求救信号,里面一定有幸存矿工!”刘金辉激动地对队员们喊道。

在继续爬行100米左右后,侦察人员在巷道左侧发现一名趴在岩石上的幸存矿工。他看到救援人员后,激动地大喊大叫。

“别激动,不要说话,保持体力,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去。”刘金辉一边安抚一边询问,“你们一共几个人,其他人在哪里?”从这名遇险矿工口中得知,前方还有几名被困人员,后方也有一名矿工被塌落的岩石压埋。队员们通过搜寻,在前方40米发现5名遇险矿工,其中2人轻伤,3人重伤,但没有找到被压埋的第7名矿工。再搜救前行至冒落区420米处,发现巷道已经被大块冒落岩石封堵,无法继续前行。通过呼喊、敲打等搜救手段,没有再发现其他遇险人员。

而此时,灾区巷道一直在冒落、变形,局部巷道断面越来越小,形势相当危急,必须立即组织救援。

即组织救援。

17时25分,侦察小队升井,指挥部接到他们的侦察汇报后,立即安排采矿救护大队总工程师程良秀带领所有救护队员和6名矿方人员,携带担架、医疗器械等救生工具,第三次下井实施救援。

在抵达遇险地点后,他们一边组织救援,一边组织人员大范围搜寻被压埋的第7名遇险矿工。终于在第一名遇险矿工所在位置里面,靠近巷道左侧的一个狭小空间内发现了这名矿工。但,该矿工被一块1吨多重的岩石压住,救援队员所携带的轻便救援工具无法撬动岩石。形势危急,容不得迟疑。程良秀果断决定,由矿方人员对第7名遇险矿工实施营救,救护队员全力救援其他6名遇险矿工。

面对爬行都困难的漫长道路,把一个个体身负重伤的矿工安全运出去谈何容易!
“再大的困难,我们都要保证遇险矿工的安全。”他们6人一组,将重伤人员固定在担架上,走向生命的出口。由于巷道铺满大小不一的岩石,堆石极易出现滑落、滚动,每一步他们都要踏实了,站稳了,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,犹如行走在悬崖边上。在顶板冒落严重区域,队员们直不起身,他们或爬着、或跪着,或托着、或举着,互相鼓励着、提醒着艰难前行。哪怕脚崴肿了、腿划伤了、手磨破了,都始终把担架稳稳地抬在手、扛在肩、负在身上,就是不让负伤矿工受到二次伤害。

“道路非常难走,每一步都有可能滑倒。特别是途中还有两个陡坡,我们队员就算是摔倒了,也本能地在瞬间把手中担架极力向头顶举起,努力保证担架平稳。”“所有队员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,他们都是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啊,却表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勇气和担当!”回顾着当时的情景,程良秀的眼中,闪烁着晶莹的泪花。

通过救护队员全力以赴的努力,19时30分,1号井井罐笼栅栏缓缓打开,第一名幸存矿工安全升井,紧接着第二名、第三名……

至26日零时10分,先后有7名幸存矿工成功升井。救援行动初战告捷!

国家救援



徐天宝 高文静